

序幕 這樣的開始就是詛咒！

幽深的古堡靜謐得連呼吸聲都聽不見，唯有窗外雪花飄落的沙沙聲。不點燈的數百年建築，在黑暗之中更顯陰森。

突地，銀亮閃電劃過，短暫的映亮古堡長廊一隅——乍現一抹如流光般竄逃的身影。

「找到你了！」清朗的嗓音出現在長廊盡頭，身影從轉角閃出。

男人一頭俐落短髮非常有型，橫落的劉海微遮，卻掩不了他出色的五官。合身的黑色獵裝勾勒出他清瘦的身形，只見他結印的雙手，右手纏著一條銀鍊，鍊端繫著銀製十字架，左手纏著一條菩提掛珠，他朝那抹逃竄的身影喝道：「以不動明王之力，鎖！」

話一出口，就見黑暗之中他的菩提掛珠射出銀光，瞬間纏住那抹身影。

那身影動也不動地停留在原地，低垂著臉，長髮遮掩住容貌。

「唉，本來就會被我逮住，又何必浪費力氣跑呢？」男人嘆氣嘆得很沒誠意，眉開眼笑地走向它。

會說是「它」，那是因為它是這幢歐洲古堡裡一抹擾人許久的幽靈。

而他，杜千年，來自東方的台灣，是個行事非常低調，但是辦事很有效率的驅魔師，抱著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情操，外加古堡擁有者白花花的鈔票，讓他遠渡重洋而來。

他來到古堡不過才第一夜，就馬上把這聽說很棘手的幽靈給抓到，讓他忍不住開始想像自己的銀行戶頭裡又添了筆令人愉悅的數目。

「好了，咱們也別浪費時間，在此，我以聖子聖嬰之名，命令你回去歸屬之地。」

杜千年沒跟它閒話家常，抓到之後就是立刻遣返。

就在他話說完，它的腳底下出現了黑暗結界，它慢慢地往下沉。

杜千年慢條斯理地解開銀光束縛，卻驀地發現——解不開。

「不會吧。」他呆住。

這時緩緩下沉的它竟抬起眼，笑得有幾分抱歉。

那張臉異常俊美，壓根不像是人類，彷彿是傳說中的魔物。但杜千年沒欣賞的心情，因為現在最大的問題是——

「修！快出來，我的咒解不開！」他朝上頭吼著。

一抹半透明身影從鏤花天花板浮現，濃密的長鬚髮垂落在杜千年身邊，看不出國籍的俊臉就貼在他的頰上。

「不要趁機揩油，動作快！」杜千年吼著。

「好啦……」修懶懶喃著，動手想要切斷銀光。

驀地一股巨大的下沉力量扯著他和杜千年一併墜落。

「你這笨蛋……」

這是古堡最後的聲響。瞬地，靜寂無聲。

第一章 不是人人「穿」得起！

一抹蕭瑟的氣息從他的毛細孔鑽入，催促著他醒來。

然，他卻像體內累積了數年的疲憊一口氣湧上般，累得連掀動眼皮的力氣都沒有。他不急著確認自己掉到哪，因為最差的地方就是地獄，而「地獄」他早在十幾年前就拜訪過，不會有比那裡還糟的地方了。

那是個比真正的地獄還要像地獄的地方，完全沒把人當人地不斷實驗，在他好不容易逃出之後，他開始以賺錢為志向。

雖說有錢並非萬能，但是沒錢是萬萬不能，於是他總是哪兒有錢便往哪兒跑，而從事驅魔的工作讓他的六感恆常保持警戒，造成他有嚴重的睡眠障礙，有時累得不想動，卻依舊睡不著。

他有時不禁懷疑，其實是他做了太多人體實驗才造成這樣的體質。

好累啊……他不知道有多久沒好好地睡上一覺了。

原本蕭瑟的氣息，在不知不覺中變得溫暖而帶甜，教他忍不住往夢鄉裡鑽。

「千年、千年……」

耳邊傳來修的呼喚，他不耐地皺起好看的眉。「修，別吵我……」他好累，好不容易可以入眠，就可憐他，讓他睡一會吧。

「千年！」

頭上像是遭到石頭撞擊，杜千年惱火地睜眼。「很想死是不是？」

「……我已經死很久了。」修幽幽地道。

「要不要我超渡你？」他耍兇狠，漂亮的臉蛋狠狠扭曲著。

「你要不要先看看四周，再決定要不要超渡我？」

瞪了他一眼，杜千年環顧四周，發覺自己身處在一座森林裡，暖暖煦陽從林葉間篩落，地上滿是楓紅落葉，形成天然床鋪，讓向來隨遇而安的他又閉上眼。

「你還睡？」見狀，修開始挑石頭，這回打算找大塊一點的。

「你很煩耶，讓我睡一會會怎樣？」他轉過身，想要再鑽回夢鄉。

「你都不覺得奇怪嗎？這裡很陌生，我感覺不到熟悉的氣息，而且太陽還在，我卻一點都不覺得難受。」放棄搬大石頭砸他，修在他身旁盤腿坐下。

他忘了自己是何時成靈的，對生前的自己沒印象，就連修這個名字也是千年給的，和千年相遇之後一直是形影不離。

雖說他也能在正午現身，但陽光總是會讓他不適，而這裡的太陽明明光線強烈，他卻一點都不覺得難受。

「這是好事，不是嗎？別再吵我了。」杜千年咕噥著，用手摀著雙耳。

如果當初知道修有著碎碎唸的大媽個性，他發誓，絕對不會一時好心替他解除地縛，把他帶在身邊。

「撇開我的事不說，但我跟你在一起也有幾年的時間，從沒看你這麼想睡過，我總覺得這裡的氛圍……」

修的碎碎唸突地停住。

風微微地拂過杜千年的臉頰，耳邊煩人的絮語適時停止，令他不禁滿足地勾彎唇角，想要好好睡一覺時，卻又覺得好像哪裡不對勁。

修說的沒錯，他習慣保持警戒，可這裡的氛圍卻莫名教他發懶，只想好好睡一場

.....

想著，他緩緩回頭，看著瞪大眼望向遠方的修。

「你幹麼？」杜千年好笑地看著他。「見鬼啦？」

修僵硬地搖搖頭，像是受到極大的驚嚇，雙眼不能動地直視著前方。

杜千年揚起濃眉，正要順著他的視線看去時，聽到了沙沙的聲響，像是什麼多足蟲子踩在落葉上發出的聲音。

但這想法引他發笑，緩緩望去——

想要發出這麼大的沙沙聲，除了數量要多，體形還要夠大……

「那是什麼？」杜千年怔愣地問。

「……我跟牠們不熟。」

「是蜘蛛嗎？」杜千年簡直不敢相信。

他們所處之地是森林中的小徑，而他抬眼望去，遙遠的小徑盡頭竟是數量掩沒小徑的蜘蛛，但蜘蛛嘛，有什麼了不起？

問題是，牠們一隻隻都有一隻中型犬的大小！

「很像……可是……為什麼牠們的背上有人臉？」

「不過是背部的紋路像人臉而已……」嚥了嚥口水，他慢慢地坐直身子，很想要逃避現實。

「那不是很像人臉，而是真的有張人臉！千年，牠們靠近了！」修驚喊的同時已經飛身躍起，飄在半空中。

「超沒兄弟情義的，你居然丟下我！」杜千年也跟著跳起，往人面蛛跑來的反方向飛奔。

「快，往這邊！」修疾速飛著，指引著方向，突然在前方頓住不動。

「你那是什麼表情，不要跟我說我們已經被前後包抄？」杜千年問著，腳下還是不敢停。

「不是，而是前頭有……結界。」

「噯？」杜千年還未意會，人已經結實地撞上堅硬的結界牆。

因為跑得猛，讓他撞上之後直挺挺地往後面倒，痛得他差點泛淚。

「下次……可不可以說快一點？」他懷疑修已經對他不滿太久，在這當頭趁機報復。

「我只是覺得納悶。」修沒啥歉意地道。

杜千年張眼瞪他，再看向剛剛將他反彈的結界，總算明白修為何會慢半拍地告訴他這個消息。

一般而言，結界牆不可能拉到這麼大的範圍，放眼望去他看不到盡頭，就像是守護著裡頭的城……這就意謂著，它是用來隔絕外頭的人面蛛。

「千年，來了！」修指著他的後方。

低吼了聲，他翻跳而起，抽出左手上的菩提掛珠，回身結印，「不動明王在此，退散！」

一氣呵成，充滿能量地借咒施法卻對那群人面蛛大軍半點用都沒有。

「千年，牠們不是妖怪！」

x的！不是妖怪就不要長得那麼像妖怪！杜千年暗罵著，一時之間竟不知道該如何是好。

他的手上有十字架鍊，還有菩提掛珠，腰間有聖水和加持過的小型佛杖，法寶一樣也沒遺失。但就算他精通東西方的除妖驅魔之法，對方不是魔靈鬼魅，他會的招式就一點用處都沒有了呀，再多法寶也等於破銅爛鐵！

但是……他回頭看著結界牆。

「老子制不了那些蜘蛛，總搞得定你吧！」

話落，他雙手結印，專注地唸咒。

「千年，快！」

修的催促伴隨著逼近的沙沙聲，就在危機降臨的當頭，結印的雙掌突地運勁打向結界牆，杜千年吼著，「以大日如來之力，破！」

掌心發出火紅的光芒，在結界牆上打出一個小洞，但洞立刻自動修補，杜千年見狀，如鯉魚躍龍門般地跳入洞中，而修也趕在他之後穿過，就在洞密合的瞬間，人面蛛一一撞上結界牆。

杜千年趴在地上，還沒喘口氣，便聽到修的低喚聲。

「千年……」

「又怎樣？」他沒好氣地抬眼，瞧見眼前不知何時來了數十個穿著不倫不類的男人。

更確切的形容是一種融合了中國古代和古歐洲的穿著，有衣、有裙，外搭半臂，手持銀亮長劍，還穿著盔甲，看起來還滿像回事的，但是……

「沒有攝影機？」他苦笑著，還很不死心地梭巡著四周。

如果這裡不是片場，為什麼會出現這群古代裝扮的人？可如果是，外頭又怎會有結界牆和人面蛛？

「逮到了？」

突地，他聽到一把悅耳的嗓音，側眼望去，就瞧見一個身穿印花狐裘的美男子，長髮束起，面如冠玉，一雙大眼正笑瞇瞇著。

理該讓人感覺如沐春風的笑，但不知為什麼對上他的眼時，杜千年狠狠打了個冷顫。

「把他押回去。」美男子一聲令下，決定了他的命運。

他很想掙扎，可是當冰冷的長劍往他頸間一擱，那涼意帶著銳利，讓他不敢輕舉妄動，只能放眼看著四周心裡疑問——

導演咧？

叫導演喊卡！

杜千年張開眼，眼前一片黑暗，隱約聽到落雪的沙沙聲，他猛地站起，憑藉微弱的燈光看著外頭熟悉的風景。

「夢……」他笑著，嘴角有點抽搐。

對嘛，儘管他的睡眠品質不佳，但他真的很會作夢，各種千奇百怪的夢都能作，

甚至真實得讓人覺得像身歷其境……

「就說嘛，怎麼可能有那種莫名其妙的事情？」他用力地抹了抹臉，哈哈大笑兩聲，驅散心頭的不安。

不過就是場真實點的夢而已，沒什麼大不了的。

「修，走吧。」回過頭，他朝黑暗中喚著。

既然該驅逐的惡靈已經驅逐，他自然沒道理再留下來，他可不希望又在這裡不小心睡著，掉進可怕的惡夢中。

然，他喚了一聲，修卻沒有半點回應，他不禁皺起眉。

「修？」

「叫我也沒用，你快點醒來吧。」

修的無奈嘆息聲教他心底微微發毛，猛地張開眼，就見修在他眼前，貼得極近，俊美的特寫讓他惱火地一掌推開，瞧見修身後的牢門。

杜千年用力地眨了眨眼，再搖搖頭，像是企圖甩開這可怕的夢境。

「再眨下去，你的眼睛就要抽筋了。」修搖搖頭，盤腿坐在他身旁。

「x的！」杜千年頹喪地閉上眼。

惡夢！

他還深陷在可怕的惡夢之中。

「我真佩服你在這當頭還睡得著。」修無比讚許地看著他。

杜千年連吭都不想吭一聲。

他哪裡是自願睡著的，分明是結界牆外的氣味搞得他昏昏欲睡，一個不小心就睡翻過去。

看來結界牆外的世界真的有古怪，否則這裡的人為何特地張開結界？

最重要的是，這裡到底是哪裡？

還有，現在到底是什麼時代？或者是哪個國家？

語言聽得懂，可是服裝和建築總覺得離二十一世紀很遙遠。

而，那些人把他帶來地牢之後，就只給他水喝，讓他整整餓了一天，也不見任何人踏進，是打算把他活活餓死嗎？

正想著，突地聽到地牢上方傳來聲響。

「侯爺，就在這邊。」

侯爺？杜千年微揚起眉，很自然地聯想到古代的爵位稱號。

難道……他被惡靈給拖到古代哪個朝代來了？

他不是在台灣長大的，對於東方的歷史不是很清楚啊……

暗忖著的他聽著腳步聲走下石階，踏上牢房外的石廊，最後停在他的牢門前，他抬頭從鐵柵欄縫看著外頭的人，沒來由地倒抽口氣。

這人……俊美到不可思議的地步。

那是張揉合東西兩方優點的長相，深邃立體的五官、稜角分明的輪廓，最特別的是那雙淺色瞳眸，眼窩極深，濃纖的長睫在眼下形成陰影，給人些許壓迫，卻又讓人不由自主地讚嘆他的美。

儼然像是米開朗基羅雕出的作品，但不同的是，他一頭咖啡色長髮微捲地披落，帶了點歐洲貴族特有的慵懶尊貴氣質。

非常令人轉不開眼，杜千年只能傻傻地盯著他，從頭到尾地打量著。

他穿著繡獸的玄色圓領直桶衣，腰間繫著革帶，外頭搭了件毛邊半臂，仔細一看，腰間那條革帶上嵌的……好像是藍寶石，而細碎縫在半臂上的，好像是碎鑽……讓這個人閃閃發亮著，讓她的眼也跟著發亮。

炎禾歲居高臨下地看著他，好半晌才沉聲啟口，「你是誰？」

杜千年倒抽的那口氣緩緩吁出。

x的！這個世界有夠不公平，人長得好看就算了，為什麼連聲音都這麼低沉悅耳？而且那些押他進牢房的人恭敬地跟在他身邊，想也知道這傢伙肯定就是侯爺……有錢、有權又有長相，老天把最好的都給了這傢伙。

「報上你的國籍。」炎禾歲偏冷的嗓音淡逸著。

杜千年張口，卻是欲言又止。

他連這裡是哪裡都不知道，到底要他怎麼說？

「我是個旅行的人，不小心經過這裡，你……要不要先告訴我，這裡是哪裡？」想了下，他決定先隱瞞自己的來歷。

這事太難解釋，要是沒說清楚，說不定會被當成瘋子，尤其古代不都是君權專制，一個侯爺要處決一個身分不明的外來者，那是輕而易舉的。

「旅人，你的膽子好大，難道你會不知道，你只有回答的分，並沒有發問的餘地？」開口的人正是下令把他押進牢房的人，打扮得像隻花蝴蝶，就連長相也很桃花，尤其是那雙蓄電量驚人的桃花眼。

「可是……」嘆了口氣，杜千年知道形勢比人強時，就得罩子放亮一點。「我從英格蘭來的，名字叫杜千年。」

他努力賺錢，是為了讓自己晚年享清福的，要是在這裡不明不白地掛點，他肯定死不瞑目。

說英格蘭，一點也不假，因為他本來就是在英國北方的古堡裡的，如今說出這個答案是順便試探一下，也許他孤陋寡聞，不知道地球上還有其他少數民族，犯不著一開始就嚇死自己。

炎禾歲長睫不動，倒是身邊的桃花男零狐疑地問：「沒聽過這個國家，而且放眼亞大陸上，也沒見過你這種奇裝異服的種族。」

「我沒騙人。」杜千年忍不住又嘆氣了。

唉，看來他必須面對現實了，這裡真的不是二十一世紀。

「抬起頭來。」

那把悅耳如大提琴般的嗓音彷彿嚙著魔力，誘使杜千年抬眼，看著他伸出手，穿過柵欄縫隙，輕抬起他的下巴。

杜千年不禁疑惑地皺起眉，總覺得他這個動作搭配那雙讓人讀不出訊息的瞳眸，讓人有點頭皮發麻。

「你說謊，所以本爵可以依律視你為俘虜。」

杜千年緩慢地瞪大眼，「……俘虜？」

難道是古代那種被逮住，就被莫名刑求到死的階下囚？

別吧，他又沒說謊！

「但是……」

「但是什麼？」是吧，除了當俘虜，應該還有第二條路可以走。

「本爵可以破例，讓你成為本爵的侍從。」他說著，唇角微勾。

沒來由的，杜千年又打了個寒顫，摩挲著雙臂，懷疑來到這裡之後，自己可能感冒了。也許他應該先問問他，他們這裡有沒有醫術高明的大夫，附帶一提，他不吃中藥就是了。

以上問題，他是很想問啦，可是這人的眼光實在是邪惡到讓他想假裝沒發現他的意圖都難。

是說，他確實是長得人見人愛，可說是男女通殺，以往也曾經受到男人的騷擾，但用眼神傳遞得這麼露骨的，他是第一個……也是啦，侯爺嘛，只要他喜歡沒什麼不可以，古代的王公貴族通常沒什麼禮義廉恥的。

問題是，當俘虜怕沒命，當侍從怕貞操不保……走到這裡，他的選擇當然是——

「侯爺大人，小的當然很願意當您的侍從。」杜千年笑得萬分狗腿，要不是有柵欄擋著，他會衝過去抱著他的大腿，以表達自己的渴望。

躲在角落裡，很努力假裝不存在的修忍不住搖頭嘆氣。「太狗腿了……」

現場的人像是沒有人察覺修的存在，但修的喃喃自語自然逃不過杜千年的雙耳。

哼，一個幽靈懂什麼？杜千年不著痕跡地啐了聲。

不知道什麼叫做識時務者為俊傑嗎？要想逃出生天，就得先留下性命，況且他橫看豎看都覺得這位侯爺大人閃亮亮得好惹人愛……要走之前，要是能從他的住所摸點盤纏，倒也是不無小補。

畢竟他可是拿身體當賭注，從侯爺大人身上撈點油水，又有何不可？

炎禾歲頗具興味地收回目光，朝身旁的零淡然道：「讓他淨身。」話落，轉身便走。

那背影讓杜千年一雙大眼都快要瞪突。

當然，不是因為他的背影瀟灑迷人，而是他繫在腰上的長劍，劍柄上居然鑲了顆雞蛋大小的鑽石，閃亮的光芒，讓杜千年的頭上開出小花。

忍不住的，他想——管他這裡是哪裡，既來之則安之，要走，也等他先撈夠了！

雞蛋大小的鑽石，他只要拿十顆……喔，不，五顆就好，他從此退出江湖，再也不與鬼怪為伍！

「喂，靠旁邊一點，你擋到我的視線了。」目送著鑽石遠去，突然有人擋在面前，杜千年不斷地揮著手。

蓄意擋住他視線的零，乾脆就往他面前一蹲，雙手捧著桃花臉，朝他不斷眨著眼。

「我對你沒興趣。」杜千年據實以告。

「你放心，我對你也沒興趣。」零笑咪咪的。「我比較有興趣的是……他。」

杜千年看著他指去的方向，瞧見躲在角落瑟縮發抖的修。他眨了眨眼，再挪回視

線，問：「你看得見修？」

「他那麼大一個，要我怎麼看不到？」零還是保持著笑咪咪的表情。

杜千年黑眸滴溜溜的轉呀轉的，突地咧嘴笑著。「要是大人有需要，儘管把他帶走，不用客氣。」

「千年！」修難以置信地瞪著他。「我們同甘共苦這麼多年，你居然在這時候打算丟下我，你到底有沒有良心？！」

「誰跟你同甘共苦了？別忘了，如果不是我，你現在還被困在北海道，當一輩子的地縛靈。」杜千年掏掏耳朵，吹了口氣。

當時他是看修孤零零的和自己的處境很像才將他收在身邊。

「難道你敢說我從來沒有幫助過你？」修火大地衝到他的身旁。

「你還真敢說，如果你有好好地幫我，我現在會掉到這個鬼地方？！」杜千年也火大地跳了起來。

「可是，至少我也沒鬆手，陪你一起來啊。」修扁起嘴，泫然欲泣，感覺自己像是被不肖子給拋棄的老媽媽。

「那是你自己不放手，關我什麼事？」杜千年翻臉無情，看向零的時候，雙手摩挲，擺出討好的笑臉，「這位大人，那傢伙要煎要煮都沒關係，倒是該先放我出來吧？」

零揚眉忖思，要身後的侍衛打開牢門。

「喀」的一聲，牢門被打開，杜千年迫不及待地鑽了出去，而還在牢房內的修，看他頭也不回，不禁傷心地穿過牆門而去。

看見這一幕，杜千年不露聲色地鬆了口氣。

但，再細微的動作還是逃不過零的法眼。

「人鬼間的友情嗎？這倒是挺罕見的。」

杜千年瞬地勾彎唇角，笑眯了眼。「小的不太懂大人的意思。」

零挑了挑眉，不打算細究這小問題。「走吧。」

第二章 好漢不吃眼前虧！

杜千年被眼前的景象給嚇得目瞪口呆。

用金碧輝煌已經不足以形容他的震撼。明明他的遊歷極廣，東方的殿堂、西方的古堡，他有什麼沒見過的？

但有誰家的牆壁上會鑲嵌著各種寶石？

一踏入東方風格的宮殿裡，杜千年根本不管零會把他帶到哪去，他的心神早已經被周遭的擺設給深深吸引住。

閃亮呀……那壁飾有寶石，宮燈罩上有鑽石，那雕柱上描的是金粉，他偷偷摳了下，真的掉了金粉……

太過分了，這地方也未免奢華得太沒人性了？

「把你的衣服給脫了。」

「嘎？」杜千年愣了下，才驚覺自己不知何時來到一處浴池，那簡直像是一座小型的游泳池，池底鑲著各色寶石，隨著外頭日照，波光中閃爍著誘人光芒，讓他

毫不遲疑地開始脫衣服。

待會下去，看有沒有法子挖個兩三顆上來。他打著如意算盤，心想自己身上還有把瑞士刀可以勉強用用。

「這是什麼？」

看著他從身上掏出的各式物品，零忍不住拿起其中一個瓶子問。

看了眼，杜千年惜字如金地回答，「那是……水。」事實上是聖水，但有些話少說一點可以少惹麻煩。

擱在浴池邊的全都是他貼身的法寶，有符咒、聖水、精裝聖書和金剛杵……他是很想順便帶著瑞士刀下浴池，但一旁的傢伙雙眼盯得這麼緊，讓他只好把瑞士刀也捨棄，打算先用手摳摳看。

「你帶著水在身邊做什麼？這麼小一個瓶子能裝多少水？而且這瓶子的材質好特殊……」零眯眼打量著，從未摸過這麼細滑而透明的瓶身，旋即他像是隨口提起般的道：「看來你來自不同的時空。」

杜千年狠狠地頓住。

如果立場交換，他遇到個奇裝異服的怪人，就算他要猜對方是穿越而來，也不免會笑自己想像力太豐富。

可是這個人竟有這種聯想力……打從剛剛他看得到修時，他就覺得這個人並不尋常，沒想到這種毫無科學根據的事，他也能說得這麼自然。

「我猜錯了？」

看著零的笑臉，不知道為什麼，杜千年總覺得他的臉是笑著的，但他的眼神卻比剛剛的侯爺大人還要冷。

「就當我猜錯好了。」零低笑著，繼續催促，「繼續脫吧，好好沐浴。」

杜千年看看只穿著底褲的自己，再看向他。「你……」他有點無措地擺著手。

雖說大家都是男人，但他真的沒有跟別人袒裪相見的習慣。

「你可以叫我零，我是侯爺的天官。」

杜千年抽動眼皮，很想告訴他，他並不想知道他的名字，不過他說天官……「天官是那種可以觀天象、卜卦的能人異者？」

這個詞他聽過，就跟明清的欽天監差不多吧。

「算能人異者嗎？依我看，閣下才算是能人異者。」零還是端著招牌笑臉，桃花眼彎如弦月。

杜千年揚起眉。「你……該不是早知道我會出現在這裡吧？」他大膽假設，小心求證著。

雖然這種假設很沒根據，也太不符合科學，可他都能莫名其妙出現在這空間裡了，誰還管他科不科學。

零笑而不答。「沐浴吧。」

杜千年嘆口氣，雙手拉在底褲的兩端，把心一橫，當著零的面就往下一拉。

想要自取其辱就看吧，他本來是抱著佛心，不想傷害他的，但既然他不迴避，那就別怪他展露傲人的體魄。

零上上下下地瞄看，視線最終停留在——

「你看什麼？」杜千年努力表現鎮定，總覺得要是伸手去遮，就顯得自己放不開，可這傢伙看人的眼光就非得這麼……邪惡嗎？

「很美的身體。」零由衷讚賞。

再嘆口氣，杜千年趕忙把那口氣給吸回來。

有人說，福氣是會嘆光的，不可以浪費，況且他現在很缺福氣。

「不要自卑。」他努力地表現出強者的氣息。

「不，我很享受。」零笑眯了桃花眼，視線始終往下瞟。

那邪惡的視線逼得杜千年趕緊跳進浴池裡，溫熱的水帶著滑膩感，感覺就跟溫泉差不多，他舒服地吁了口氣。

然，回頭看去，發現身後的人竟坐在浴池畔，他很不自在地縮起長腿，企圖引開對方注意力說：「你是侯爺的天官，怎麼會讓你服侍我沐浴？真是太難為你了，不如請你到外頭等一會，我很快就好。」

要不是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，他還真想戳瞎他的眼。

「放心，反正我現在也是閒著，陪你聊聊天，你比較不緊張。」原本他是看著水面充當鏡子整理散落的髮絲，卻像是想到什麼，頓了頓道：「如果你需要人服侍的話……」

零一彈指，一抹身影從半空中浮現，身形由透明變為實質，輕如羽翼地飄落在浴池邊，必恭必敬地道：「天官。」

他身穿層疊襲衣，而那張臉——

「是你！」忘了自己一絲不掛，杜千年爬上池畔，一把揪住那人。「沒錯，就是你，我絕對不會認錯，你說，你把我帶來這裡做什麼？」

那人微愕，看向一旁的零。

「你不要看他，你……」順著他求救的視線看去，杜千年「喔」了聲，瞬間明白了什麼，他回頭死命地瞪著零。「就說你怎麼可能猜到我是穿越時空而來，原來一切都是你的詭計，是你要這傢伙把我拉到這個世界的！說，你為什麼這麼做？」他的懷疑很合理，而且這麼解釋的話，一切都通了。

杜千年火冒三丈，忘了自己正大方遛著鳥，而零則是看得一臉興味盎然，涼聲道：

「姬雪，布巾呢？」

「在這。」姬雪手一翻，手上出現條大布巾和一套精致的衣服。

「我說千年，先放開我的式神。」零站起身，接過大布巾和衣服。

「式神？」杜千年發著狠，上下打量著姬雪，怎麼看都不覺得他像個式神，正打算再細究時——「你在幹麼？」

這滋味像是有人月下偷桃……可手法非常細膩，沒有半絲粗魯，瞬地在他下腹深處激起一陣顫慄。

「還挺有精神的。」零說著，指尖曖昧地從玉囊底部往上滑。

「喂！」杜千年嚇得跳進浴池裡，整個人縮成一團，伸出手指控他的騷擾。「我先警告你，我對男人一點興趣都沒有，你再騷擾我，我就跟你主子說！」

變態……竟然用這麼挑逗的指法騷擾他……更變態的是，他竟然有感覺！

「有反應了。」零的眼直往浴池裡瞟。

「關你屁事？！」

x的！他是男人又不是死人，況且他已經很久沒女人，有點反應是理所當然！

「你有什麼反應確實是不關我的事，但你差點就弄壞了我的式神。」零的長指一彈，便見姬雪化為紙紮的人形，飄到他的掌心。

零拎著紙人的腳，讓他看清楚，紙人的手因為水漬而微微扭曲著。

杜千年瞪大眼，直睇著那不過掌心大小的紙人。

「好特別的術法，簡直像是陰陽師。」他不禁脫口道。

他學習西方的驅魔、東方的咒法，當然也見識過陰陽師的威力，他們具備非常強烈的意志，才能集中施展出咒法。

「陰陽師？」零拿起紙人一吹，紙人再次化為姬雪。「在我們這裡並不是這麼稱呼的，而是咒術師。本來，我瞧見你身邊的魂魄時，想教你弄個紙人，讓魂魄嵌入紙人之中，省得一個不小心被結界給扯得四分五裂。」

「是嗎？」杜千年揚起眉。難道是他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？是說——「難不成這個世界到處都是結界？」

雖然他對紙人的做法很有興趣，但他現在更想知道自己到底身處在何處。

「你瞧過人面蛛，你以為牠們是怎麼來的？」零撥弄著水花。

「不知道。」難不成是基因突變，還是實驗失敗？他並不認為這裡有文明到這種地步。

「詛咒。」

「什麼意思？」

「這個王朝受到詛咒。」零低笑道。

「我不懂你的意思。」杜千年趴在池畔，等著下文。

「你該知道每個君主都有年號。」零說著，探手輕觸著杜千年比一般男人還要滑膩的頰。「而今年是十八王朝聖仁皇雋臨一千零三年。」

杜千年聽得嘴巴微啟。「你們是……很長壽的民族？」他聽過最長的年號好像是六十一年耶……

「最長壽的是四大家族的侯爺，但再長也不過千年。」瞧他完全沒察覺自己正被騷擾中，零的長指順著頰邊來到珠潤的耳垂。

「所以……」杜千年話未問完，瞧見浴池房門被人推開，從外頭大刺刺地走進兩個男人。

他不禁嘆氣。他真的沒有跟他們熟到可以袒裡相見的地步，偏偏他人在池中，只能努力地環抱自己。

「零。」說話的是炎禾歲，開口的瞬間，他嗅聞到一抹甜膩的氣味，轉頭探去，瞧見擱在池畔的符咒。

他走近，拾起一瞧，問向企圖把自己縮成一顆球的杜千年。「上頭的字是用你的血寫的？」

杜千年張口結舌，覺得這裡的人真的不太像人……符咒上的字確實是用他的血寫的，可那血漬早就乾了，就算看得出是血漬，又怎麼知道是他寫的？

「你也是天官？」

「……算吧。」

炎禾歲看了眼零，沒再追問，垂眼瞅著他蜷縮著的身子。「你一向都是這麼洗澡的？」

「呵……」杜千年不知道除了乾笑，自己還能做什麼。

「禾歲，他就是鑰？」一直被晾在一旁的男人笑問著。

杜千年掃去一眼，只能說這裡的人都極為美形。

如果說零的俊美是屬於春暖花開的桃花系，那麼炎禾歲就是入秋的慵懶絢麗，而眼前這個男人則是屬於黑暗，沒有任何黑色以外的色彩，並不覺得冰冷，但就是教人望而發寒。

是說，他說的……藥？是什麼意思？

「東方。」炎禾歲語帶警告地喚著。

「不能說？」東方尚低笑著。

炎禾歲懶懶瞥他一眼，他不置可否地聳了聳肩，打量著杜千年。「我倒沒想到，來的會是個相當賞心悅目的男人。」

杜千年垂著眼，狀似漫不經心，但他可是把雙耳豎得尖尖的，將他們的對話聽個仔細，當成線索，助自己抽絲剝繭。

「別接近他，他是我的。」東方尚走過身旁的瞬間，炎禾歲一把扣住他。

見狀，東方尚笑得邪魅。「這就好笑了，人是你的，可這邊境城是我的，難不成我這主人想泡個澡，還要你這個南方霸主答允？」

「零。」沒興趣跟他抬槓，炎禾歲低喚著下屬。

他立刻意會地抖開足以將杜千年包覆住的大布巾，笑喚道：「起來吧。」

杜千年撇了撇唇，突然覺得自己很像男寵，而眼前有人正急著寵幸自己……看來想保護自己的清白，似乎比想像中來得艱險。

無奈地起身，讓零迅速地用大布巾將他裹緊，還未說上半句話，便聽到外頭雜選的腳步聲，伴隨著一記大嗓門。

「侯爺，人面蛛衝破結界牆了！」

聞言，東方尚濃眉微揚，像是有些意外，反倒是炎禾歲沒太大反應，轉身走向門口，「零，上頂樓。」

「是。」他頭也沒回地應著。

就在炎禾歲離開之際，東方尚也跟著離去。

「來吧，趕緊將衣服穿上。」零將衣服攤開，服侍他穿上。

杜千年打量著這只有繫繩，還沒有鈕釦的衣服，先穿上一件交領單衣，再罩了件及腰的圓領長衣，感覺就像是長T，只是沒啥彈性就是，套上綁繩長褲，腰間束上腰帶，最後搭了件頗保暖的半臂，他覺得自己像是穿上某朝代的戲服。

「怪了，你們穿的是裙子，怎麼我穿的卻是長褲？」他看向零，打量著他類似的

服裝。

「不是裙子，是長衣。」零拉開衣襬，後頭有開衩方便行走，而裡頭還穿著長褲。

「畢竟你只是個侍從，能穿上這套衣服，算是不錯了。」

「喔……」原來這年代連衣服都有階級制……像是想到什麼，他突然道：「對了，你家侯爺不是要你趕緊上頂樓嗎？你快去吧。」

嘿嘿，把零支開之後，還怕沒有機會逃離這裡嗎？

「是啊，我正打算帶你一道去。」

「不用吧……」

「別跟我客氣。」零熱情地往他肩頭一搭，看似熱絡，但力勁大得他不得不往前走。

x的！誰跟你客氣了？杜千年偷偷撇唇。

「剛剛的話題被侯爺給打斷了，難道你不想多聽一些關於這裡的消息？」零笑咪咪地拉著他在偌大的宮殿走著。

「願聞其詳。」杜千年豎起耳朵等著。

得知多點訊息，有助他離開這裡，他歡迎之至。

只是他原以為這裡是座宮殿，但隨著零繞啊繞的，一會是穿廊銜接石階，一會往上一會走下，繞過楓紅園林的，又瞧見爬藤的紫色花串佈滿城牆……他很努力地記，可這裡很像迷宮，總覺得風景太過相似。

「你剛剛瞧見的另一個男人，是這裡的侯爺東方肖，每逢入秋，我和侯爺總會到此，就是為了阻止秋天特別活躍的人面蛛入侵結界牆。」

也不知道是有意還是無意，當杜千年很用力地記路時，零就拋出一些話轉移他的注意力。

「這裡……我不太懂你的意思。」杜千年邊記邊發問，就怕被他發現自己正偷偷記路。「這裡又跟你家侯爺那裡有何不同？」

「這說來話長了。」

那就快說呀，不要吵我記路！杜千年心裡罵得起勁，臉上卻凝著萬般期待的笑。

「千年前，有個發狂的天官對王朝下了詛咒，封印了首都皇宮，連帶的牽連當時的四大家族，讓原本是尋常人的四大家族全都變成異能者，好比說，西方的樹魅族，身為百木侯的東方肖擁有控制風的能力。而我家侯爺是南方焰魔族的千焰侯，能夠控制火。當然，還有東方的海妖族，北方的岩魂族，皆有不同的能力，但只侷限於繼承的族員。」

「那位天官也未免太強了一點。」杜千年忍不住道。

他還沒聽過有哪個陰陽師可以厲害到遺禍千年的，要是有機會見到，他非向他致意不可。

「確實相當強，慢慢的，境內的動植物也發生了異變，就好比原本不會咬人的螞蟻，不但會咬人，還會吃人，所以你要是看到螞蟻記得要摀死，不用客氣。」

他說得很認真，杜千年卻聽得飆汗。他想起在探索頻道曾經看過，在赤道雨林有會吃人的螞蟻……這到底是生物演化，還是天生本性？

「還有很多特別的東西，現在沒空一一講解，而這其中最讓人懼怕的是人面蛛。」零說著，指向遠方。

站在七樓頂，杜千年清楚地看見滿坑滿谷的人面蛛前仆後繼，數量多到讓人起雞皮疙瘩。

而人面蛛確實闖進結界牆，而且照那方位……「不會是我弄壞的吧……」他記得自己闖進結界牆後，結界就自動修補了。

「也可以說是你弄壞的吧，因為我設置的結界牆，你是頭一個成功闖進的。」零說著，雙手合十，「劈哩啪啦碰！」

一道強烈金光瞬間從他掌心射出，朝南方而去，像是密佈的金絲，一層一層地補著牆，讓外頭的人面蛛無法再入侵。

杜千年呆掉。

那是哪門子的咒文？

不管是驅魔之法還是咒術，都有其咒文，而唸出它們是要讓自己在全神貫注之下，透過信仰，得到神助，好比他請誰幫忙，至少得唸出對方的名號，而劈哩啪啦碰……這是什麼玩意兒啊？

「別太佩服我，我會害羞。」零撥了撥劉海道。

杜千年覺得頭頂上飛過了烏鴉。這人給人不太正經但又高深莫測的感覺，與其與他為敵，倒不如交他這個朋友。

相信自己的判斷，杜千年熱情地勾上他的肩。「有空教我。」

「這要慧根的。」

「我可以的。」當年他會被送進實驗室，正因為他有異能，後來他將異能運用到咒術和驅魔，更是事半功倍。

事實上，他也不是真的很想學，重點在於利用這點與人套好關係。

「讓我考慮考慮，畢竟要是能多個幫手，也是不錯的。」零看向遠方，幾不可聞地嘆了口氣。「否則要是哪天我死了，誰還能再守護王朝？」

「難不成你已經在這裡守護千年？」

「我看起來有那麼老嗎？我又不是四大家族的人，哪有辦法活那麼久。」零沒好氣地道。

「那麼在你之前，是誰設置結界牆的？」

「在我之前，人面蛛的數量並沒有這麼多，也沒這麼厲害。」零看著底下奮戰的兵馬。「人面蛛會催眠人，讓人不知不覺入睡再啃食一空，也會兇猛地攻擊其他動物，更可怕的是，人面蛛上的人臉會隨著對象而變化，變成對方最心愛的人的臉，好讓人下不了手毀滅。」

「是喔……」為什麼他突然覺得好絕望？

這根本是人間浩劫嘛。

這要怎麼住人？依他看，還是想辦法趕快逃離這裡才是。

於是他開始偷偷地打量周遭，一邊聽零說著，「慶幸的是，截至目前為止，人面蛛最活躍的時期是在秋天，這時候牠們會結群出現，一方面是為了覓食，一方面

是進入繁殖期。」

「所以，最可怕的是人面蛛嘍？」他不著痕跡地問著。

他掃視一圈了，後頭是這座邊境城的城鎮，而邊境城呈凹狀保護著城鎮，往北方就怕離他回家的路更遠。

至於南邊，城牆到結界牆應該有一、兩公里的距離，而此刻城牆底下有不少人面蛛，士兵拿著長劍砍殺，但人面蛛移動的速度極快，而且八隻腳還挺鋒利的……怪了，那兩個主子跑哪納涼了？

「在西南一帶，最可怕的是人面蛛，但要是到了南方，還有更多種類，你要是有興趣，改天我帶你去瞧瞧。」

「……」他一點興趣都沒有好不好，不用特別招待他。杜千年撇唇，眼角餘光瞥見有什麼東西從牆角迅速爬上城牆，不由得抬眼笑睇著他，問：「那是什麼？」

「有漏網的人面蛛跑上來了。」零驚訝了聲，卻不見他有半點駭懼，一樣笑眯那雙很欠揍的桃花眼。

「現在要怎麼辦？」杜千年沉不住氣地斂去笑，急聲問著。

還笑什麼？他不是說人面蛛很可怕嗎？

他手上什麼東西都沒有，而且他試過了，他的咒法對人面蛛無效。

「咱們還是先下樓好了。」

「走！」他抓著零跑。

但才跑了兩步，側面的城牆已經翻上一隻人面蛛，嚇得他趕緊把零往入口的方向推。「先走！」他環顧四周，卻找不到半樣可以護身的器具，急得他快跳腳。

零微詫地看著他。「你……我以為你討厭我。」

「是，我是不怎麼喜歡你，因為你把我抓來這裡，可還好你有抓我來，要不然我連自己怎麼死的都不知道。」杜千年氣得牙癢癢的，但要他踩過零，獨自逃離，這種弄種的行為他是真的幹不出來，況且他還有最後的法寶——

他凝聚著精神力注視人面蛛，就見人面蛛移動了幾步之後就動不了，像是被什麼困住。

「去討救兵。」杜千年微分神，人面蛛又動了下，他趕緊加強念力。

是啦，他就是因為念力這份異能，當年才會被送到美國的實驗室做人體實驗，他萬分痛恨自己擁有這種能力，可他現在慶幸極了。

零注視著他，眼角餘光瞥見另一頭還有一隻人面蛛翻過城牆。

正欲動手，一抹身影躍上牆，手持長劍，出手如迅雷般將人面蛛一分為二，而另一隻被杜千年定住不動的人面蛛……只見那人掌心微揚，一把火竄出，燒得牠發出人類般的哭號聲。

杜千年被那聲響嚇得跌坐在地，瞧見出手相救的人正是炎禾歲。

他手持長劍，面無表情的走來，一頭微捲的長髮被頂樓強勁的風刮動著，就連衣袂也隨風拍打著。

這一瞬間，他眼裡的炎禾歲像是神祇，俊美妖異，踩過焚燒後的人面蛛，來到他面前，直到他昏厥之前。

「零，你沒有保護他。」炎禾歲一把將他扛上肩。

「我來不及動手。」零聳著肩，笑得無奈。

炎禾歲沒多說什麼，逕自帶著昏厥的杜千年下樓，留下斂去笑意的零獨自沉思。

Crescent